



宦海浮沉

第二部

侯宜杰◎著

# 袁世凯

三部曲

线  
上  
网





# 袁世凱

三部曲

宦海浮沉  
第二部

侯宜杰◎著

綫裝書局



# 袁世凱

## 三部曲

### 第一部 · 宦海浮沉

## 目 录

- 一、附和维新 夤缘钻营 · 1
- 二、督练新军 有惊无险 · 23
- 三、观察行情 叛卖求荣 · 47
- 四、剿团保教 晋升直督 · 77
- 五、推行新政 改换门庭 · 100
- 六、窥测风向 左摇右摆 · 125
- 七、鹊巢鸠占 参与立宪 · 147
- 八、狼狈为奸 排除异己 · 177
- 九、两面三刀 罢官回籍 · 209
- 十、貌似隐逸 野心不死 · 235
- 十一、东山再起 待价而沽 · 258
- 十二、翻云覆雨 只为权势 · 283
- 十三、无情逼宫 清朝寿终 · 313



## 一、附和维新 夤缘钻营



光绪二十一年(1895)闰五月下旬。

什刹海绿柳夹岸，湖水碧绿，荷花盛开，翠盖亭亭，轻风拂过，涟漪荡漾，幽香远飘。来到水曲荫下，顿觉清凉无比，暑气全消，都中人士均乐于来此纳凉。当然，在这种地方，生意人和江湖术士是少不了的。

下午，袁世凯身穿宁绸小褂，青绸裤子，手持折扇，由东岸的柳荫下施施然向北行去。他走得很慢，眼睛东张西望，十分悠闲自在。这时他已留上了两撇短胡须，看上去比以前成熟老练了许多。

他走到拐弯之处，蓦见一株高大的柳树之下摆着一张条桌，桌上铺着一块白布，白布中央画有一个阴阳太极图，右面放着卦筒，此外再无别物。坐在桌子后面的人五十多岁，洁白的葛衫一尘不染，手里握着一柄鹅毛扇子，不摇不动，头仰靠在树身上，双目半开半合，似睡未睡，相貌清奇，一派仙风道骨，既无一般江湖术士的穷困潦倒之相，又不靠油嘴滑舌和危言耸听招徕顾客。不禁暗暗称奇，心中一动，走到桌前。

相师睁开眼睛，望了望来人，面露微笑，一指旁边的方凳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请坐。”

袁世凯坐下，笑道：“听先生说话，不像京师口音。”

相师说：“敝人籍隶湖北，来自武当山。”说罢炯炯有神的目光不住地在袁世凯身上晃动，忽而神采飞扬，继而两条眉毛紧紧蹙在一起，倏又舒展开来。

袁世凯问：“先生对卜卦、相面想必都很精湛？”

相师谦逊地答道：“都略知一二，不敢自诩精湛。”

凡是江湖术士无不自吹自擂，自称是什么“铁嘴”、“神相”，甚至“神仙”，能预卜吉凶祸福，知晓过去未来。见他把自己说得平平常常，又来自道教名山武当山，袁世凯益发以为他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奇士，问道：“请问相金多少？”

相师答道：“一般十两，普通百姓又当别论。”

袁世凯心想：“可能真有点本事，否则不会要价这么高。”踌躇片刻，说：“请相上一面。”

相师笑问：“请问阁下欲知何事？”

袁世凯思忖：“先考考你再说。”故意反问道：“依先生之见呢？”

相师毫不迟疑地回答：“决断终身官禄。”

袁世凯暗道：“此人确实不简单，一下子就说出了我的心事。”便不加可否地说：“就按先生所说的决断一下吧。”

相师再次仔细地把他浑身上下看了一遍，而后笑逐颜开：“可喜可贺。阁下过去虽然官运不错，但并不特别顺利，从今以后，否极泰来，步步高升，可以安享三十年大运。”

袁世凯喜不自胜，忙问：“运中官居何职？”

相师只管微笑，并不答言。

“先生何不明讲？”袁世凯追问一句。

相师向左右前后迅速扫了一眼，把嘴凑近袁世凯耳边，小声道：“贵不可言。”

袁世凯不以为然，板着脸说：“呃，百官皆可明讲，先生此话实在令人费解。”

相师压低声音，正色说：“论阁下格局，三停相称，福寿双全。看阁下面部，神气盈溢，色泽明亮；鼻子端正，丰隆高耸；嘴巴红润，有角有棱；五岳朝拱，有气有势。这些构势极佳，显示出畅达幸运，富贵无比。其更贵者为头为耳，阁下耳与日角相齐，乃大贵之相；头方顶高，主有无上之尊。因此，若论官职，最终当在宰相之上。”

宰相乃是百官中的极品，再往上就是皇上了，这话要是传入官府，那还了得。袁世凯闻言脸色刹那间变得煞白，看看周围无人，赶紧低低声明：“先生这话说得太离谱了，切切不可乱讲，若让别人知道，你我都有杀头灭族之罪。”

相师肃然道：“我只是据相直言，信与不信，全在阁下。此言出自我口，入于君耳，再无第三人听到，尽管放心。我还要提请阁下注意，若是面作红色，必然无恙，若是变作黄色，那就是歹运到了。”

袁世凯恐怕惹出大祸，不敢再请教有恙无恙的问题，急忙掏出十两银票，放在桌上，说声“告辞”，放开脚步向北行去。到了北岸，越过银锭桥，沿着西岸向南走了一段路，扑通扑通跳动的心脏方才稳定下来。他已无心观花赏景，走到一片无人的柳荫下，坐在绿茸茸的草地上，点上雪茄吸着，反复琢磨着相师的话。

过了一会，他信步来到南岸，打算回到客栈。往前走了没几步，就听有人喊道：“测字测字，解难决疑，避凶趋吉，灵验至极！”

袁世凯扭头看去，在一棵枝叶浓密的老槐树下，一位头发蓬松的老头，身穿一身半新不旧的衣服，屁股下坐着一个小马扎，嘴里叼着个旱烟袋，正在向他张望。

他让相师的话弄得七颠八倒，疑疑惑惑，始终摆脱不掉。望见测字先生，心中又是一动：“何不印证印证？”于是停身问：“测一个字多少钱？”

测字先生笑着漫应：“随阁下之意赏赐就是。”

袁世凯听他能说会道，便在一旁的小凳子上坐了，说：“测一个巧言如簧的簧字。”

测字先生听了微微皱起眉头，吧嗒吧嗒吸了一会儿烟，慢慢磕掉烟锅中的烟灰，方才说：“簧字拆开为竹、为黄，竹子逐节升高，乃是佳兆；但竹子变为黄色，又是死兆。就这个字而论，阁下的前程甚为得意，官运亨通，只是起居饮食必须谨慎，凡遇黄色，都要小心。”

见他说的与相师讲的应当注意之点基本相符，袁世凯相信了几分。点上一支雪茄吸了几口，默然片刻，又道：“再测一个命运的命字。”

测字先生眼珠飞快地转了几转，笑道：“大喜，大喜！”

“喜从何来？”袁世凯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测字先生急忙瞥了一眼周围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命字拆开，上边是个人字，中间是个一字，下边是个叩字。”

继而极为神秘地说：“一者，一统也，归一也；叩者，叩拜也。一人居于最上，位尊无比，亿万人叩拜于下，这是个什么命呢？天下一统的命，九九归一的天命！”说罢连连拱手。

袁世凯越发惊奇了，嘴巴大张，眼睛瞪得好似铜铃，半天才冷静下来。

他冷哼一声，佯怒道：“一派胡言乱语，岂有此理！”说罢丢下二两银票，扬长而去。

一路行来，两个术士的话交错地在他的耳边回旋，内心不断地嘀咕：“他们说的怎么如出一辙？是巧合还是……”

第二天，袁世凯吩咐唐天喜留在旅店看守行李，带着勾克明来到宣武门外。

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南边坐落着一所深宅大院，正中的大门常年关闭，左边的角门上有一方石额，石上嵌着“松筠庵”三个大字。但住守此庵的却不是尼姑，而是和尚。景贤堂中供奉的也不是佛祖菩萨，而是明朝上疏弹劾权奸严嵩，因而遭到杀害，深受后人景仰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；他生前就住在这所院子里。经过后人的多次整修，现在院落之中都是朱漆彩绘的回廊，玲珑剔透的假山，松柏花草应有尽有，十分清静幽美。正因如此，这里成了高人雅士最喜爱的地方，时常来此聚会，游玩宴请，诗酒唱和，议论时政，还有不少人租下房屋在此居住，翰林徐世昌就住在这里。

徐世昌字卜五，号鞠人，原籍天津，生于河南。幼年丧父，生活比较清贫，稍长即出外谋生。光绪五年（1879）他在淮宁县治理文牍时，一天听说袁甲三祠堂中的园林不错，前去游览。适巧袁世凯正在园中，见他相貌魁伟，气宇轩昂，斯文儒雅，有心攀交，遂邀至室中交谈。二人越谈越投机，彼此视为知己，当即焚香叩拜，结为金兰之好。袁世凯得知他想赴京应试，缺乏资斧，又慷慨解囊，赠送了一百两纹银。以后二人还相聚了几次，便天各一方了。后来徐世昌中了举人、进士，授职翰林院编修，至

今依然。

上午没事，他坐在院中的紫藤架下读书，忽有守门的僧人递上一张名帖，他接过来一看，立即起身出迎。望见来人，脚步加快，老远就欣喜地高叫：“慰庭贤弟！”

袁世凯迅速迎上，紧紧抓住徐世昌的手臂，激动地叫了声：“大哥！”

徐世昌笑呵呵地把他上下看了看，然后说：“真想煞愚兄了。”

袁世凯笑道：“小弟也很想念大哥。”遂命勾克明上前拜见。

徐世昌说：“这里不是说话处，走吧。”

二人来到客厅，徐世昌急令仆人打水，拿烟，端上瓜果，准备酒菜，招呼勾克明。

勾克明放下礼品，跟着仆人去了。

袁世凯洗了把脸，坐下点上一支雪茄。

徐世昌笑眯眯地说：“真未想到贤弟来，实在让人高兴。”

袁世凯笑了笑，说：“上年我由朝鲜回国时，上头令我进京，当时我正生病，没有来成。不久与日本打仗，李合肥（鸿章）非令我去平壤办理抚辑事宜不可，我就出关了。战事结束，我估计局面将要改变，便请假回家了。这次要不是河南巡抚奉到上谕，着我进京交吏部带领引见，还见不到大哥呢。”

“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就是十几年。我已过不惑之年，有了白发，唉，老了。”徐世昌感慨地说：“贤弟的头发白的也不少，大概过于操劳吧？”

袁世凯轻轻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在朝鲜时整天与洋人和朝鲜人怄气，几乎没过一天舒心的日子，比不得大哥地位清显，事少而又单纯。看大哥的精神、气色俱佳，想来很得意吧？”

徐世昌接道：“嗨，名誉好听一些而已。论贵不过小小的七品，论富两袖清风，瞎混罢了，哪里谈得上得意呢。”

见其有些牢骚，袁世凯未再接谈下去，探头向四下里看了看，说：“伯母大人和嫂夫人在哪里？小弟前去请安。”

徐世昌道：“去年我把她们送到定兴县去了，尚未接回。我爱这里清幽，搬了过来。婶母老人家挺好吧？”

袁世凯恭答：“挺好。”旋问：“大哥膝下有子女几人？”

徐世昌无可奈何地笑笑：“愚兄无能，至今尚无一子一女。你大嫂为宗祀起见，劝我纳妾，今年纳了一个，恐怕也无希望。贤弟你呢？”

袁世凯嘻嘻笑道：“我纳了四个小妾，已有三个小子了。”

徐世昌掀髯大笑：“好，好，贤弟处处比我强，实实令人羡慕。”

袁世凯说：“哪里，哪里。”

徐世昌问：“贤弟引见之后，是否就赴浙江温处道之任？”

袁世凯喝了口茶，说：“正要向大哥请教。地方官我没干过，浙江又人生地不熟，我不打算去。留在直隶，总督王文韶圆滑透顶，跟着他也干不出什么名堂。对我来说，

最合适的就是督练新军，一来有点经验，二来最感兴趣。请大哥为小弟谋划谋划。”

徐世昌手抚胡须默默考虑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朝廷已命胡燏棻训练定武军，只是由于巨额赔款，饷项极其困难，无法大量扩练新军，贤弟的愿望恐怕不易实现。”

“这便如何是好？”袁世凯面现焦急之色。

徐世昌微蹙双眉，略略沉吟道：“贤弟莫要着急，依愚兄之见，可先找个与练兵有关的衙门干着，然后慢慢设法。”

“大哥说的衙门……”

“督办军务处。”

“噢。”袁世凯对这个军事最高领导机关是清楚的，若是能在这样的衙门当差，以后如有编练新军之事，自然是近水楼台，闻言眼中露出一丝喜悦。

徐世昌吸了两口水烟，以久在官场的老练口吻说：“该处的督办大臣为恭亲王奕訢，帮办大臣为庆亲王奕劻，会办大臣有翁常熟（名同龢，字叔平，江苏常熟人，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）、李高阳（名鸿藻，号兰孙，直隶高阳人，礼部尚书兼军机大臣）、荣仲华（名禄，满族人，步军统领）和长麟。进这样的衙门不易，最好有得力的大臣、特别是该处的大臣保荐。”

袁世凯说：“翁大人和李大人皆与先叔文诚公（袁保恒）同僚，李大人还是阁学公（袁保龄）的老师，我有时给他们写信或禀报事情，此次来京，这两处是一定要去拜谒的。”

徐世昌说：“有此一层关系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翁、李二位乃是帝师，秉性刚直，极有声望，深受皇上信任。尤其是翁常熟，每天召见军机之前，总先到上书房单独与皇上商量。能得他们一言，事情便有了六七成把握。荣仲华是六位大臣中唯一懂得军事的人，又是老佛爷（慈禧太后）的心腹，说话也极管用。”

“荣禄为人如何？”

“城府极深，性格坚毅，常向老佛爷进谗；喜欢奉承，爱收门生，很重名利，嗜好搜集古玩字画。他与李高阳比较近乎，李高阳那一关打通了，他那里就不难了。其他人这次不见似乎无妨，到了督办处以后，你与他们就熟悉了。”

默然有顷，袁世凯说：“目前只好这么着了。”旋问：“听说康有为给皇上上书，请求变法，皇上和军机大臣以为如何？”

徐世昌答道：“皇上很重视，命阁臣抄录三份，一份呈给老佛爷，一份留在乾清宫，一份抄发各省将军、督抚议处。军机大臣只有翁常熟对康有为非常赏识，曾去南海会馆拜访，适逢康有为外出，没有遇上。康有为回来知道了，受宠若惊，立去回拜，二人谈了很长时间。”

“大哥看皇上会不会变法？”袁世凯又问。

徐世昌正色道：“皇上一心救国，刻刻不忘雪耻，很想有一番作为，前几天刚发了一道要各部院各省保奏人才的上谕，看来具有维新变法的雄心壮志，只是年轻一



些，缺乏经验。”

说着说着，不知不觉到了中午，二人进餐，久别重逢，格外欢喜，喝得均很尽兴。

饭后，徐世昌问了袁世凯的住处，说：“这里和对面的嵩云草堂都是维新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，可惜这里已经住满了，贤弟最好住到嵩云草堂，以便朝夕相处，同时与维新人士结交结交。”

袁世凯马上到嵩云草堂选定了一处院落，令勾克明回到旅馆，同唐天喜搬了行李过来。

第二天傍晚，徐世昌来说：“今晚嵩云草堂有个小小的游宴，赴宴者有翰林院编修张孝谦，他是李高阳的得意门生；户部郎中兼军机章京（官名，办事的官员）陈炽，他是翁常熟的心腹；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、刑部员外郎沈曾植和编修丁立钧，都忠于皇上，与翁常熟关系密切；还有康有为、梁启超师弟和我。他们听说贤弟来了，都欢迎参加，贤弟之意如何？”

袁世凯笑道：“去做不速之客，不大好意思。”

“大家相聚不在吃喝，而在联络，你去了他们欢迎之不暇，有啥难为情的？”

“既如此，就去吧。”

二人进入池北精舍，侍者一见，满脸堆笑，点头哈腰，前面带路，打起门帘，徐世昌当先迈入雅间，袁世凯随后跟进。

桌旁的人纷纷起立，拱手招呼：“鞠人兄。”

徐世昌抱拳回礼：“兄弟来迟一步，恕罪恕罪。兄弟向各位引见引见。”用手一指袁世凯：“这位就是袁慰庭观察。”接着又把在座诸人一一介绍了。

“久仰，久仰！”

“幸会，幸会！”

众人与袁世凯同时抱拳为礼。

在座诸人都是士林俊彦，若论科举功名，除了年轻的梁启超是个举人，都是进士，谁也不会把袁世凯放在眼里。然而若论官衔，他又是正四品道员，谁也比不过他，何况他到过外国，见过世面，因而又不能不刮目相看。

原在首座的文廷式立刻让位：“袁观察请这里坐。”

袁世凯乍一踏进这种场合，不免自惭形秽。可是他官衔最高，以为科名没啥了不起，心中马上升起一股傲气，神色泰然自若起来。虽然如此，他却不敢摆臭架子。连忙谦逊地说：“各位皆一时名彦，国家栋梁，承蒙不弃，使世凯得以叨陪末席，已是倍感荣宠，何敢僭居上座，万万不可！”

大家七嘴八舌推让了一阵，袁世凯还是在徐世昌旁边坐了。他把目光投向康有为，见其年龄和自己差不多，相貌并无惊人之处，眉毛浓浓的，鼻子正正的，嘴唇厚厚的，唯前额阔大，二目深沉，正是善动脑筋之人。再看梁启超，二十刚出头，瘦高个



辈纵然变法心切，奈阻力太大何！”

沈曾植颇有同感地点头：“历代变法，均推行不易，即令强制推行，时局稍变，又被废除。前车之覆，可为殷鉴。愚见以为，变法断然不可操之过急，必须稳妥进行。为今之计，最好是先广造舆论，开通风气，待风气开后，再行变法，当无窒碍。”

“关于此事，兄弟思考了很久。”康有为说：“兄弟以为开风气，就得合大群；要合大群，就得开会；要开会，就得从京师开始。这不仅因为京师士大夫不通外国政情，而且因为在京师开会，既得登高呼远之势，可令四方响应，又在輶毂众目之地，可以自白嫌疑。近世严禁结社，士气大衰，此乃国家日益孱弱的病源之一，我们应当有勇气破除这个锢习。”

陈炽笑道：“长素（康有为号）兄宏论，兄弟衷心佩服。但兄弟以为，正因结社禁锢太久，人们畏之如蛇蝎，破除不易，首先以此相号召，必难收效，又易引起守旧者的嫉视，欲速而反迟也。倒不如先办个小报，通其耳目，待时机差不多了，再举办学会，那时人们就不会少见多怪了。”

徐世昌接道：“陈兄所论非常实际，兄弟以为可行。”

文廷式、张孝谦等人也以为然，康有为看到大家认识一致，也同意了。

陈炽将目光望向袁世凯，笑问：“袁观察有何高见？”

袁世凯笑答：“兄弟不学无术，焉敢妄发议论，唯愿附于诸君骥尾，为国效力，稍尽绵薄。若有用到兄弟之处，请告知一声。”

后来商量办报问题，康有为自告奋勇承当起来，大家觉得只有他最为合适，均表赞同。饭后就散去了。

徐世昌邀袁世凯到自己的客厅小坐，问：“贤弟以为这样的游宴小集如何？”

袁世凯笑答：“很好，可以增长知识，交流信息。”接着问：“多长时间一次？”

“没有一定，人也经常变动。贤弟对今晚诸人的印象如何？”

“我看康有为热情勇气有余，不过略显操切了些。”

“贤弟的批评颇为中肯，愚兄也有同感。”徐世昌接道：“我总觉得康有为有点夸夸其谈，人也不太诚实。所以他们拉我参加，我不拒绝，可也不抛头露面。”

“大哥深谋远虑，实非小弟所及。”袁世凯赞道。

徐世昌用看穿世事而又略带不平的口吻说：“愚兄只不过在官场混得久了，看的听的多了，多长了个心眼而已。”

袁世凯说：“以后是得学乖点，不然永远受制于人。”

徐世昌笑道：“贤弟雄心不小。”

袁世凯哈哈一笑：“叫大哥笑话了。”旋又正色道：“大哥是小弟心目中最值得信赖的人，在大哥面前小弟是直话直说。老实讲，小弟虽然未中科名，但自信办事能力不差，因此立志要做一番事业出来。大哥经验丰富，学识渊博，足智多谋，以后请多赐教。”

徐世昌眼睛眨了几眨，认真地说：“自己兄弟，肝胆相照，客气个啥？以后有事商量着办就是了。贤弟有能力而又实心办事，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。”

想想自己的境遇，他未免满腹不平，又感慨地说：“贤弟的路是走对了，像愚兄十年寒窗，得到了什么？还不是没人瞧得起的穷翰林，芝麻大的小官一个？声名值几个钱？学问值几个钱？当吃还是当喝？”

袁世凯同情地说：“大哥不必伤心，相信会有改变的一天。”

徐世昌道：“但愿贤弟早日青云直上，到时候愚兄也好跟着沾光。”

袁世凯笑嘻嘻地说：“大哥真会说笑话。不过，如果真有小弟出头的那一天，小弟保证忘不了大哥，只是那时想请大哥，大哥还可能不乐意去呢。”说罢哈哈一笑。

徐世昌跟着笑了。

袁世凯到吏部报到以后，知道大臣在白天上朝，不易找着，便会了几个朋友，到大街上逛了逛，晚上去见翁同龢。

翁同龢送走一起客人，便不想动了。他六十多岁了，须发花白，健康状况不佳，经常闹点小毛病。白天忙了一天，晚上接着会客，的确够累的了。

他在藤椅上闭目养了一会儿神，门房呈上一个名帖，见是袁世凯，立命请进。

俄顷，袁世凯在家人带领下来到客厅，将礼品放好，躬身施礼，口称：“世凯拜见世伯老大人。”

翁同龢笑吟吟地说：“免礼，坐吧。”

袁世凯又请了安，方才坐下。

翁同龢令家人上茶，问：“几时到的？”

“前天。”袁世凯答道。

翁同龢的神情倏又变得甚为严肃，非常不高兴地说：“你来老夫很是欢迎，但你不该带什么礼品。”

袁世凯闻言即知将要受到一顿训斥，赶快把早已想好了的答词恭谨地说了出来：“大人与先叔交谊深厚，小侄第一次拜见，如果两手空空，难为情不说，若让别人知道，还不把小侄笑话死，说小侄不通人情世故，是个吝啬鬼，连起码的礼节也不顾，叫小侄以后如何做人？其实也不是什么珍贵之物，仅是家乡的一点土仪，务祈大人晒纳。”

翁同龢明知他进京引见，不能无求于己，决非纯为拜见，但听他那么一讲，一时竟无适当的措辞加以拒绝，加以一点土仪算不了什么，也就不再坚持，脸上有了笑意。遂道：“让你破费了，你引见的事我知道，到吏部报到了吗？”

袁世凯恭答：“报过到了，叫等通知。”

翁同龢说：“大约要等几天，不必着急，你有何打算？”

袁世凯马上端正身子，恭谨回答：“小侄从未在地方任过职，最好另有差遣。”

翁同龢问：“想干什么差使？”

袁世凯以为要想进督办军务处，就得谈谈军事改革，以便使对方对自己有个了解，如能因此而获得编练新军的权柄，那就更好。于是回答：“最好是有关编练新军方面的差使。”说罢眼中放出期待的光芒。

在甲午（1894）之战中，翁同龢是主战的要角之一，战败的耻辱和空前的灾难使他痛心疾首，时刻想着报仇雪耻。一听袁世凯提到编练新军，马上问：“你认为我军为什么被日军战败？”

袁世凯肃然回答：“据小侄的拙见，一是日本人十几年来，对我们外示联和，使我们毫无警惕，失去防备，也就是说，我国未能做到未雨绸缪。”

翁同龢注意地听着，微微点头。

袁世凯继续说：“二是我军不精，军制冗杂，事权纷歧，纪律废弛。前敌各军，共计不下十万人，但真正敢与日寇一战的，只有宋庆、依克唐阿及聂士成几千人，其余的非望风而逃，即闻风先溃。讲纪律，败坏到了极点；论技艺，放枪不知瞄准，只知托平乱打。这样的兵如何能够御敌？想想令人气煞！”他说时一派义愤之色。

翁同龢叹了口气，问：“依你之见，该当如何？”

袁世凯答道：“小侄以为，必须裁汰冗兵，黜退庸将，认真整饬。更重要的是要参照中西营制律令进行改革，同时广设学堂，聘请西洋兵家为师，严加训练，数年以后，再派干员出洋学习，归来即予以兵柄。只有如此，将弁才能得力，军政才会起色。”

翁同龢叹道：“军政非改革不可，但是难啊！”

袁世凯正色接道：“大人，再难也得改。现在日本不仅获得了巨额赔款，而且割去了我们大片的土地，实力大增。必须趁着现在喘息的机会，卧薪尝胆，时刻存着一个恢复之志，抓紧修好战备，尤其要抓紧编练新军，否则危险极了。”

翁同龢听了，觉得此人虽然有欠诚实，但颇开展，像个实心办事的人，倘若将其留下当个军事顾问，不无裨益。遂笑道：“所论颇有见地，至于你的差使，且等引见后再说吧。”

袁世凯明白该走了，告辞而出。

次日，他又带着珍贵的礼品谒见了李鸿藻，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想到督办军务处任职的心愿。

李鸿藻以前收到他几个禀帖，知道他编练新军的主张，对他极为激赏。今天见他英气逼人，太夫子大人叫得无比亲热，带来那么多珍贵的贽见礼品，毕恭毕敬，应对如流，愈益欢喜，觉得此子不凡，把他当做子孙一样看待，说起当年袁保恒、袁保龄的事来，没完没了。听他说出自己的心思，想也不想，就答允他到督办军务处任职。

接连几天无事，袁世凯逐一登门拜访了康有为、梁启超、文廷式、陈炽等人，通过他们的介绍，又结识了一些维新人士。过了几天，守旧的军机大臣孙毓汶开缺，康有

为等人欣喜若狂。袁世凯也敏锐地感觉出皇上变法的意向，同维新人士的交往越发密切了。

六月十一日，天色尚未大明，金碧辉煌、巍峨庄严的紫禁城已经展现出它那宏伟的雄姿，养心殿也显示出它特有的活力。大殿分为正殿和后殿，后殿是光绪皇帝的寝宫，正殿的东西两个暖阁就是他批阅奏章、处理公务和召见臣工的地方。

今天他身穿绣有金龙和五色云的石青色长袍，外套一件同样花色的短褂，头上戴着红绒结顶常冠，上系一颗大珍珠，熠熠生辉。他年方二十五岁，中等稍高的个儿，面庞上宽下窄，眉清目秀，鼻直口方，长得相当英挺俊逸。他的地位至高无上，按说应该是普天之下最最快活、最最朝气蓬勃的人。然而，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笑意，相反，那深邃的目光却流露出过多的抑郁。宫廷独特的环境，家庭的不睦，超载的负荷，造就了他这么一位年轻的皇帝。

他是咸丰皇帝同父异母兄弟醇亲王奕譞的长子，爱新觉罗氏，名叫载湫。生下以后，受到全家上下的极端宠爱，过着无比自由幸福的生活。不料在他四岁上，同治皇帝突然得病驾崩，没有儿子，需要找个继承人。慈禧太后一心想垂帘听政，没有给儿子同治找继承人，却强行将载湫过继给自己为子，让他当了皇帝，改年号为光绪。她指定载湫当皇帝，还因为咸丰皇帝与醇亲王是兄弟，她和醇亲王的福晋（夫人）是亲姊妹，从夫家来说，载湫是她的侄儿，从娘家来说，载湫是她的外甥，有这两层关系，加以过继为子，她以为载湫以后必定能够言听计从。

光绪四岁离开了亲生爹娘，抱在宫中教养，尽管生活上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，但一举一动都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。慈禧一门心思用在维护统治上，缺少女性的温柔和真正的母爱，见了他就冷冰冰地板起面孔，不是瞪眼训斥，就是罚站罚跪，甚至打几巴掌，极少有和颜悦色的时候。一个天性活泼、从小受到溺爱的幼儿见不到一个亲人，哪里还敢像在自己家中一样耍小性儿，只好忍气吞声，见了她就像小鸡遇到了老鹰，骨软筋酥，听她怒吼，就像听到了霹雳炸响，周身打战。久而久之，他外向的性格逐渐变得内向孤僻，平时很少说话；气急了，额角青筋浮露，嘣嘣直跳，更无一言，只有在师傅面前才显得开朗一些。

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，他举行了大婚，册封了一位皇后，两位嫔。他有了新的欢乐，也开始了新的无穷无尽的烦恼。

皇后叶赫那拉氏是慈禧之弟桂祥的女儿，身材不高不矮，颧骨突出，嘴巴很大，上唇微翘，两颊少肉，卧蚕眉下一双眼睛极为冷厉，一望而知缺少温柔贤淑，是个不易相处的泼辣货。当初议婚时光绪就不愿选她，更不用说册立皇后了。可是，独断专行的慈禧却不顾他的幸福，强制着立她为皇后。他不敢违背，心里的别扭劲就不用提了。既无好感，婚后当然谈不上什么恩爱。

瑾嫔年方十六，珍嫔年方十四，是一对姐妹花，秀外慧中，聪明伶俐，文史皆通，性格温柔，善解人意。光绪一见她们就很喜欢，珍嫔天真活泼中带着三分稚气，更受

宠爱。

一个正宫娘娘新婚燕尔没几天，便被冷落，那滋味是可想而知的。但她愚蠢透顶，不做自我反省，反而像无知的村妇一样，妒忌成性，醋劲大发，哭哭啼啼地跑到慈禧面前，添油加醋，诉说皇上的不是，珍嫔的妖媚。慈禧不但没有安慰她，反而骂她没有本事拴住自己的男人，只把她羞得两颊飞红，久久抬不起头来。骂归骂，偏袒还得偏袒，经她一调唆，慈禧也感到皇上与自己不是一条心，开始痛恨他与珍嫔了。如此一来，夫妻之间、母子之间、婆媳之间的隔阂鸿沟就逐渐扩大了。

光绪得知皇后暗中捣鬼，对她更加冷漠。慈禧虽然宣布了撤帘归政，实际上一切军国大政仍须经过她的允许方能实行。光绪不能畅行其志，不满情绪日益增长。但他从小被训练得像小绵羊一样，性格懦弱，不敢有丝毫反抗的流露，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，心情越来越坏。

去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，光绪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，坚决主张与敌一较雌雄。谁知竟而战败，最后不得不签订屈辱的《马关条约》。这种奇耻大辱，加上慈禧的埋怨，使得他容颜日渐憔悴，细细的皱纹也偷偷地爬上了他的额头和眼尾。

但他并没有被战败所吓倒，矢志要发愤为雄，找出一条救国的道路。看到康有为的奏折，他心中大喜，立志要进行改革，使国家富强，现在他每天所想的就是这件大事。

今天他坐在东暖阁的大炕上，看了看摆在炕桌上的引见单和绿头签，举手向奏事太监示意。奏事太监立即到值房传吏部尚书麟书和侍郎徐桐进来跪下，后面跟着的六名官员也一齐跪下，其中有穿着蓝花实地纱袍、挂着朝珠、戴着白玉翎管凉帽的袁世凯。

光绪逐个点名，先前的几位都俯首屏息，战战兢兢，不敢大声说话。光绪没有多问，就过去了。

轮到袁世凯，他虽然低着头，但背诵姓名履历的声音却很洪亮，还不时用眼角偷偷瞟一瞟坐在炕桌后的皇上。

光绪想起了师傅的话，也想起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前些时候密保过他，不免对他多看了几眼。见他个子不高，胖实实的，有些军人气质，便问：“你在朝鲜时训练的军队怎样？”

袁世凯忙答：“启奏皇上，尚能打仗，甲申（1884）年粉碎日军和叛党的政变就靠他们。”

“我国为什么打不过日本？”光绪发出威严的问话声。

袁世凯答道：“微臣拙见，我军积弊太深，难以与日本为敌。”

“你看我国如何方能富强起来？”光绪两眼直视着袁世凯。

袁世凯朗声奏道：“微臣以为，天下大事，都是逐渐变化的，当变局到来的时候，只有采取相应的变法，才能将事变消弭于无形。此次军兴失利，势诚岌岌。然而，果

能中外一心，不忘仇耻，破除积习，因时变通，不过十几年，就可以富强了，这也是重新开始的一大转机。”

“军队怎么变法？”光绪又问。

袁世凯恭答：“军制操法要学习泰西各国，军械要从外国进口，还要采用募兵之法，进行严格训练，彻底清除积习，否则难以抵御敌国外患。”

光绪微微点了点头，第一批引见结束，麟书和徐桐带领他们退出了大殿。

过去在京由堂叔管教读书的时候，袁世凯从未进过紫禁城，更没有见过皇上。这是第一次，他羡慕得直咽口水，不觉又想起了那天江湖术士的话。

第二天上谕下来，袁世凯着交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差委。袁世凯高高兴兴地去报到，参见过各位亲王大臣，亲王大臣委他当了章京，他就正式到差了。

差使有了着落，他立即派勾克明和唐天喜到天津把四位姨太太和孩子接了来。

嵩云草堂距离督办军务处十几里地，他每天坐着马车去上班。由于办事干练勤快，对亲王大臣极力奉承，不多几天，亲王大臣均对他青眼相加了。

这天晚上，清风阵阵，凉爽无比。他在院中逗着小克文玩了一会儿，门房送来一张名帖，一看是康有为，觉得有些奇怪，急忙整衣出迎，请进厅中坐下，笑问：“长素兄有何指教？”

康有为的心情不大好，勉强笑道：“不敢，敝人有一事相求，请观察大人一伸援手。”

袁世凯略感诧异，说：“不知有何差遣？只要能力所及，兄弟极愿效劳。”说罢二目炯炯地望着对方。

康有为说：“上个月我到都察院呈递奏折，都察院说我已经有了衙门，照例不得收受，令回本衙门代递。我回到工部，不料堂官（部的长官）不肯画押。我实在没有办法，可否请观察大人代为呈上督办大臣，转递上去？”

袁世凯心想：“你不说写的是啥，我怎好代你上呈？”遂问：“折中所言何事？”

康有为一听来了精神，侃侃而言：“主要讲了应当以开创治天下，不应当以守成治天下；应当以列国并争治天下，不应当以一统无为治天下。”接着又把立科以励学智，设议院以通下情，以及其他办法讲了。

袁世凯抽着雪茄认真地听着每一句话，待康有为讲完，私自忖度：“皇上有意变法，他讲的有些可采，也无越轨之处，不用担心受到牵连，帮助呈递可以与他进一步结交，说不定还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。”马上笑道：“阁下一心为国，兄弟无限钦佩，呈递一事，自当代劳。”

康有为欣然，双手抱拳：“多谢大人。”

袁世凯拱手还礼，笑道：“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”

语声一顿，又说：“阁下开口大人，闭口大人，太客气了，如果觉得兄弟可交，就



请改改称呼。”

康有为自命非凡，以圣人自居，眼高于顶，心目中并没有把袁世凯看作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仅仅觉得他比较开明，可资利用罢了。尊称一声大人，只是囿于官场的习惯，不得不然。听他如此一讲，正好顺水推舟，忙笑道：“言重了，老兄既不爱听，兄弟改过就是。”

袁世凯笑道：“这才好说话。”旋问：“《万国公报》办得如何啦？”

“正在洽谈印刷，再有几天就能出报了。”康有为面现得意之色：“往昔没有报纸，人们闭目塞听，从来不思更张。此报乃属首创，每天印一千份，分送士大夫，分文不取，相信出来以后，风气即可大开，朝议亦会随之大变。”

“这是必然的。”袁世凯大加奉承：“老兄学究天人，壮志凌云，不久即可大展宏图。以后有何活动，请赐告一声，也让兄弟跟着开开眼界，长点见识。”

“与老兄几次交谈，就知老兄乃是通达之人，到底是在朝鲜多年，经得多，见得广，远非国内一般士大夫可比。你我皆有同志，兄弟极为欣幸，以后诸事自然少不了请老兄指教。”康有为说罢取出上书，双手递过，说：“拜托，拜托！兄弟不再打扰了。”

第二天袁世凯到了衙门，见荣禄刚到，上去参见。

荣禄的嘴唇很薄，嘴角微微上翘，蓄着两撇胡须。平时面孔绷得紧紧的，说话声调平淡，不带任何感情，别人很难猜透他的内心，是个工于心计、极其难斗的人物。据说他青年时期长得相当漂亮，文武都有两下子，很得满族姑娘的青睐，当年的慈禧就与他打得火热。

他吸着水烟，见袁世凯站着不动，翻了翻眼皮，上下嘴唇动了动：“有话就讲吧。”

袁世凯赶紧躬身哈腰，笑道：“是。工部主事康有为有一封上书，想请大人代递上去，未知大人……”说到这里立即打住，眼睛望向荣禄。

荣禄没有回答，慢吞吞地反问：“你与他过从甚密？”

一听口气有点不对，袁世凯马上声明：“不，不，职道仅与他见过一面。”他暗自庆幸多了个心眼，没把上书拿出来，否则就糟了。

“那他为什么托你办理？”荣禄追问。

袁世凯立即答道：“他递了几次没递成，就找到职道。职道见他苦苦哀求，姑且答应问问，如果不宜，职道回他一声就是了。”

“他为什么找本大臣？”荣禄突然又问。

“这个职道就不知道了。”袁世凯毫不迟疑地答道。

“书中讲些什么？”荣禄一直耷拉着的眼皮子仍未抬起。

“康有为说是请求变法，详情职道不了解，谅他不敢胡言乱语。”袁世凯边想边答，应对从容不迫。

荣禄捋捋短须，沉吟有顷，道：“他应在本衙门上递，本大臣不便代递。”